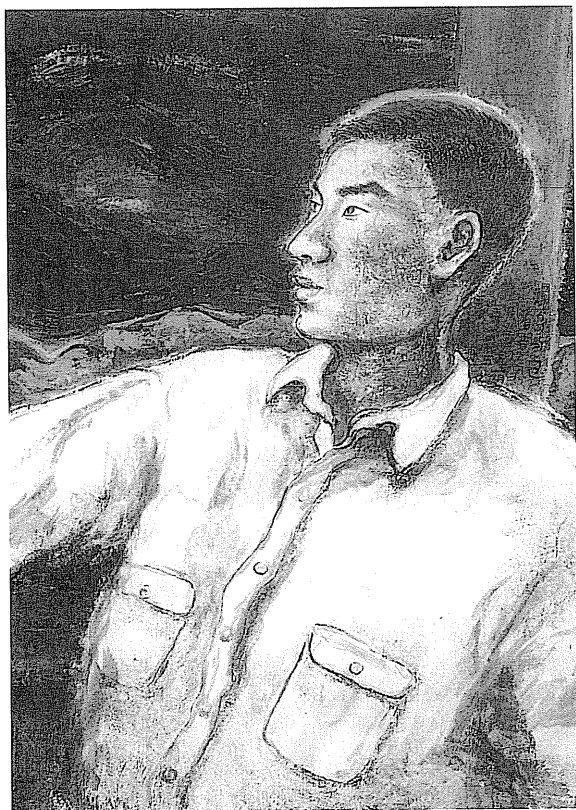


蔣勳《島嶼獨白》

◎張春榮



島嶼獨白/聯合文學出版社/元月

相對於蔣勳早期的散文《萍水相逢》（七十四年）、《大度·山》（七十六年）、《今宵酒醒何處》（七十九年），以及近期《天與地》（八十四年），《島嶼獨白》（八十六年）在在展現作者另一嶄新風貌，昂然揚起一面自我超越的旗幟，鮮明而特

異。

全書各篇以「叫伊卡的男子」及「狗」為軸心，或為主體，或為客體，相互交織成島嶼形形色色的目睹怪現狀。各篇寫作，作者自謂「有點像小說，有點像散文，但大部分時候，我好像是在用寫詩的心情」（序，頁九），然細繹各篇書寫風格，無疑是「極短篇」跨文類的精緻演出。

全書以隱喻的手法，冷冷觀照島上浮動的政治意識、經濟危機、教育病症、媒體神話、社會亂象，並由個別事件凝慮推衍，展開「合乎邏輯的荒謬」敘述，勾勒出一則則驚心動魄現代寓言；其中〈狗〉、〈歡迎〉、〈芝麻〉、〈楓香〉、〈捷便〉、〈非馬〉、〈乞討者〉、〈寵物II〉等，均為逼人瞠然注視的絕妙佳篇。

基於「從思維逃亡，從邏輯逃亡」（序，頁十一）的另類思考，書中洞悉島嶼富有奇蹟與光怪陸離現象間的種種不諧。在新城市倫理（「孤獨、疏離，而不忘禮貌與微笑的新形式的道德」，頁九五）下，流浪狗、飆車、火災、自殺、倒帳等問題，無不荒腔走板，化為篇中黑色的「幽默」，讓人笑不出來。畢竟「荒謬原來就是導正思維的開始」（頁一三九），幾近笑話的寓言，調子基本上苦澀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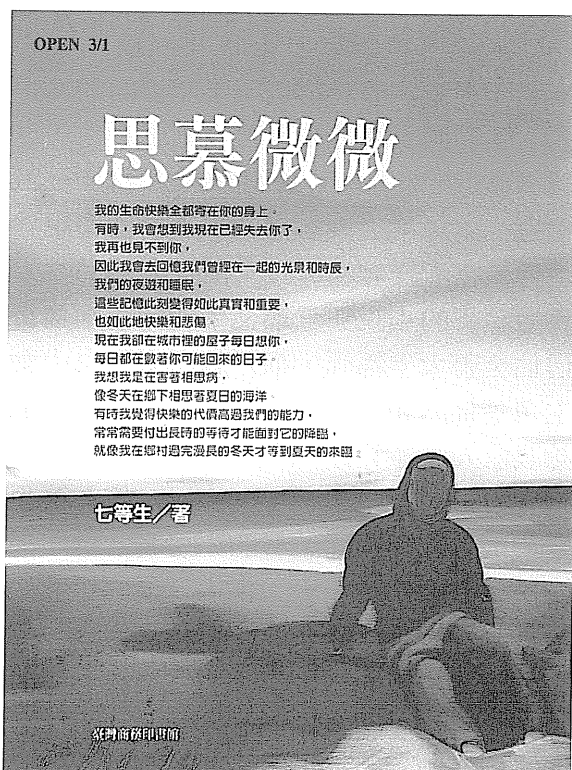
至於書中所謂的「獨白」，無非是「島嶼」症狀的門診；所謂的「放逐」（「把自

已放逐在倫理之外、在社會之外、在人類族群之外」，頁一七八），並非離群索居的枯萎，而是清明透徹的平靜；所謂的「背叛」（頁一七六），並非負面的自毀自棄，而是重新面對自我的存在（「因為徹底孤獨，因此也徹底燦爛」，頁一七八）；於此，諸多虛假偽善得以剝落，諸多浮誇耽溺得以洗滌，塵封的雙眼得以明亮；真正聆聽「只有清醒，才是活著」的生命呼喚，真正撇開貪婪自私，擁有單純的自主（〈戰爭〉）。

《島嶼獨白》全書，以純粹的思維，撞擊島嶼上荒誕浮飄的靈魂；這樣的獨白，是眾聲喧嘩中堅定的清音，是逆耳的忠言。初嘗全書，內容或並未香甜可口；但苦澀回甘，卻是提神醒腦，滋味更長。

七等生 《思慕微微》

◎王仲偉



思慕微微/台商灣務印書館/十月

六〇、七〇年代的台灣掀起一陣存在主義熱潮，在那個時代成長的知識份子與文藝創作者很難不受到這股新興潮流的影響；同時大量西方思想與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存在主義中不分齊克果、沙特或卡夫卡，而除了存在主義外尚有現代主義、寫實主義等，風格理念雖有不同，台灣仍以